

中国???日本平安?代《才葉抄》的影?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on Saiyosho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著者	? 米?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文化交渉 :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 :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Cultures
volume	9
page range	123-140
year	2019-11-30
URL	http://doi.org/10.32286/00023382

中国书论对日本平安时代《才葉抄》的影响

张 米 琪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on *Saiyosho*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ZHANG Miqi

Abstract

Saiyosho is the Japanese theory of calligraphy. It was written by Fujiwara Norinaga at the end of the Heian Era.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publications on calligraphy, and it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Japan's calligraphy concep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ers of *Saiyosho* are mainly Japanese scholar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ntent of this theory as well as the negoti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ach vers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iyosho* and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Obviously *Saiyosho* contains several references to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Some argue that there are some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calligraphy on the world scale. By comparing the content quoted by Chinese, it is accepted that some deviations may have occurred in overseas transmission. If we can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these misapprehensions, both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its transmission together with its acceptance in Japan can be clarified. In this essay I will analyze the four Chinese theories evident in *Saiyosho* and summarize the parts with similar ideas but without any references to Chinese theory.

Keywords: 书道理论、日本、中国、《才葉抄》、传播

一 前言

书法理论的出现是书法由实用性书写逐渐转变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领域的标志。中国最早的书论是东汉时代崔瑗¹⁾所作的《草书势》²⁾，代表着东汉时期书法家们艺术的自觉。书论随着书法艺术的逐步完善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其本身的书写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通过书论，可以较为直观的展现书家们的书学理念，学习方法，审美标准等内容。

相较于中国书论的发展，日本书论从出现时间便稍晚。本文所探究的《才葉抄》³⁾是日本最早期的书论之一，作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12世纪初期），其作者为当时的贵族兼能书家藤原教长⁴⁾（1109年～1180年？）。藤原教长出身公卿世家，是大纳言藤原忠教的第六子，《才葉抄》是其口传的书论，在日本书道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才葉抄》中可以看到几处明显引用了中国书论的地方，代表着日本书坛不仅在书法作品风格上有和中国相似的地方，在书法理论方面也受到中国书论的影响。了解这些引用文献的出处和内容，便能更清晰的了解中国书论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情况。而《才葉抄》中引用的中国书论是否合理，引用内容是否正确也需要进一步探究。

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日中两国研究书法的学者们大多是从书法实践这一方面来探究两国的书法文化交流，而研究书法理论的学者大多只是单独的探讨一国的书论思想，少有将两国书论放在一起比较的文章。如杉浦妙子的《『才葉抄』と藤原教長》⁵⁾，只有关于藤原教长的生平、书法及《才葉抄》的版本、内容等相关研究，并没有提到有关中国书论的内容。所以本文试从书法理论方面着手，以《才葉抄》为切入点，探究两国的书法文化交流。在对《才葉抄》的书法理论的根源阐明的同时，弄清《才葉抄》中所体现的中国古典的影响，故本文对《才葉抄》中所见的中国古典进行整理和分析。

二 日本书论《才葉抄》

作为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书论，《才葉抄》可以说是日本最早期的书论之一，安元三年（1177）七月二日，通过归隐在高野山的藤原教长口传给世尊寺家第七代当主藤原伊经⁶⁾（1169年？～1227年？）。如今，《才葉抄》的传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根据其收录内容的条数分类，分别是二十四条本、四十八条本和八十八条本。传本的书名也各不相同，与条数相对应，分别是《笔体抄》、《才

1) (南朝宋) 范晔等撰、(唐) 李贤等注《宋本后汉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一九册，卷52，列传第42·崔骃·子瑗，197页。

2) (唐)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卷36，列传第6·卫瓘·子恒，1066页。

3) 《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第四百九十四卷，东京 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59年7月，148页-154页。

4) 《日本书道辞典》二玄社版，1988年2月10日，380页。

5) 杉浦妙子《『才葉抄』と藤原教長》，《書學書道史研究》1992（2），1999年2月，31页-44页。

6) 注4《日本书道辞典》，374页。

葉抄》和《筆法才葉抄》⁷⁾。

现在能够确认的二十四条本系统的传本有以下的版本：①开拓纪念馆伊达家文库藏《筆體鈔》。②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筆體抄》。③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筆躰抄》。④静嘉堂文库藏《入木心底抄》合写《筆體抄》⑤センチュリー纪念文化財団藏《才葉抄》(202/414、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委托)。⑥センチュリー纪念文化財団藏《筆躰抄》(204/056、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委托)。⑦センチュリー纪念文化財団藏《筆躰抄》(204/117、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委托)。⑧センチュリー纪念文化財団藏《筆躰抄》(243-1/002、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委托)。⑨东北大学藏《登米伊達家文書》内《筆躰抄》。⑩早稻田大学藏《筆躰抄》⁸⁾。

现在能够确认的四十八条本系统的传本有以下的版本：①阪本龙门文库藏《宰相入道口伝》。建武四年奥书、应永二十二年书写奥书。②鹤见大学藏本《宰相入道口伝》。③群書類从本。④东大图书馆藏本安政四年书写奥书。⑤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薰猶録》卷百三十八所収《才葉抄一名筆體抄》。明治书写⁹⁾。

现在能够确认的八十八条本系统的传本有以下的版本：①《日本書画苑》藏本。②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本。③国会图书馆本。

四十八条本系统的《才葉抄》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藤原教长自己的口传部分和后人的加笔增补部分。杉浦妙子在《『才葉抄』と藤原教長》中有写道“さらに内容を調べてみると、群書類従本三十一段には、平清盛が交易によって宋よりもたらした『太平御覧』より引用した一文があること、また四十八段には『才葉抄』の口伝がなされた安元三年より後に生まれた九条教家(1184～1255)の記事が見えることなど考え合わせると、群書類従本二十四段から四十八段までは、藤原教長が口伝した時よりあとに加筆され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¹⁰⁾以及“清盛が宋との交易を開始したのは承安二年(一一七二)であり、いつの頃か『太平御覧』を入手、安徳天皇に献上したのが治承三年(一一七九)である。それまでこの珍籍は流布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だから、教長は『太平御覧』を見ていないはずである。”¹¹⁾

先行研究表明，群書類从本四十八条本系统的《才葉抄》，其内容的第二十四段到第四十八段的笔者是藤原伊经。川濑一马(1906～1999)在其文章《建武本宰相入道教長口傳解説並に釋文》中写道“二十四段の末に(建武本)、…その部分までが藤原教長の口傳の内容である。…これを基にして、後に増補が加へられたのであるが、その増補にも二種の系統がある。その一は群書類従本の系統…その増補は、類従本は二十五ヶ條になつてゐるが、本書(建武本)は二十四條

7) 黒田彰子《才葉抄の伝本について—筆體抄、筆法才葉抄に及ぶ》愛知文教大學論叢9, 256-230, 2006, 256頁。

8) 金子馨《『筆躰抄』の伝本について—附校本》,《書學書道史研究》2015(25), 44-45頁。

9) 注7 黒田彰子《才葉抄の伝本について—筆體抄、筆法才葉抄に及ぶ》, 254頁。

10) 注5 杉浦妙子《『才葉抄』と藤原教長》, 32頁。

11) 注5 杉浦妙子《『才葉抄』と藤原教長》, 44頁。

である。”¹²⁾ 他认为《才葉抄》分为口传部分和增补部分，而增补部分又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是群书类从本系统，二是建武本系统，其中群书类从本系统有二十五条内容是增补的，建武本有二十四条内容是增补的。文章中还写道“(類従本) この増補者は世學寺伊經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¹³⁾ 可以看到川濑一马推测增补者可能是世学寺的藤原伊经。

此外，二十四条本的《筆体抄》是四十八条本《才葉抄》的增补部分。两者的内容在表达意思上基本相同，但是书写顺序不一致，且二十四条本比四十八条本所用文字更简略一些。以下是四十八条本（群书类从本）和二十四条本（センチューリー記念文化財団蔵『筆体抄』(243-1/002、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委託) 内容的对比，如下面表1所示。

表1 《才葉抄》传本的比较

二十四条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四十八条本	24	27	28	29	30	34 前	34 后	33	35 前	43	44	45	37 前	38	39
二十四条本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四十八条本	40	37 后	26 前	46	42	47	25 32	48	欠						

阿部倬也(1938年～)也曾对此进行过证明。其文章《『才葉抄』二十四条本の伝本》中写道“二十四条本は、四十七条本の増補部分とほぼ対応している。条項間でかなり異同があるが、比較的建武本の順序に近いといえる”以及“二十四条本は、四十七条本と比べて脱落や短絡が多く、その結果、四十七条本よりも簡略な内容になっている。”¹⁴⁾

注：『群書類従』所収本や古写本とされる四天王寺大学恩頼堂文庫蔵『筆体口伝』・鶴見大学蔵『才葉抄』は、項目数が異なるものの、その内容から四十七条本系統に分類される。¹⁵⁾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才葉抄》中不论是教长口传的部分还是后人增补的部分，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价值。

以下，本文所讨论的《才葉抄》均是出自群书类从本系统。

三 《才葉抄》中可见的中国古典

以下表2，总结了群书类从本系统的《才葉抄》中所引用的四个中国书论的内容。

12) 《龍門文庫複製叢刊第九附印 建武本宰相入道教長口傳解説並に釋文》，昭和四十五年庚戌三月刊，阪本龍門文庫，3頁。

13) 注12 《龍門文庫複製叢刊第九附印 建武本宰相入道教長口傳解説並に釋文》，2頁-3頁。

14) 注8 金子馨《『筆体抄』の伝本について—附校本》，55頁。

15) 注8 金子馨《『筆体抄』の伝本について—附校本》，43頁。

表2 群书类从本《才葉抄》中引用的中国书论

条	内容
30	眞の物は第一の大事也。唐人は。先是を習ふ也。我朝にもしかるか。近代は皆行の物を先に習へり。されば眞に達したる人稀也。少々文字不具なれども。能書の様とて書様有。又只さはさはとゆがまず。文字の座もはたらかず書たる一の品也。宋朝の歐陽が眞は如此也。是は少し愛を取也。心より愛敬のあるは難也。都而上古の能書も皆満足する事は難也。されば法性寺殿は。むかしの手書には道風。佐理。行成。此三人を能書と宣り。此三人に三徳三失有也。道風は強く書て少し俗道也。強きは徳。俗道は失也。佐理はやさしくしてよはし。やさしきは徳。よはきは失也。行成は打付に愛敬有て。手の少し正念なき也。愛は徳。無正念は失也。故に太平禦覽には。骨多肉少は筋書。肉多骨少は墨猪。力多して筋ゆたかなるは聖也。力なく筋なきは病なりと云々。 ¹⁶⁾
31	物を書には能々心を調て思量すべし。荒書事なし。猶々可存事。太平禦覽には。軍陣に向て可成合戦思也雲々。又雲。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師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颯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研墨。凝神靜思。豫想字形之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雲々。一番に可知也。 ¹⁷⁾
34	手を習ふには。本の筆使意趣をこゝろへずして只學び。又習たる文字計をおぼえては。不習字はかゝれざる也。大旨だにも得つれば。自然に似事也。手本の意趣を心得事は。未練の時は難知。先達に可習也。手跡にて人の心の程は被知也。されば相搆て異様に不可書。故に本文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と也。 ¹⁸⁾
43	手習に貧福を不思。又我も書人に物を書せんにも。能々入木の道をば可進也。されば南史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年四歳 ¹⁹⁾ 。好學書無紙割。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書。五歳。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異國例を以。我朝にも顔色紙形等書には必祿を賜事也。餘准之可知。委夜鶴に見えたり。書人もかゝせん人も。如此故實を可知也。顔魯公奉勅額を書。絹百疋を賜と也。 ²⁰⁾

在《群书类从》本中，有以下文字记载“右才葉抄一卷以古寫本書寫以屋代弘賢藏本按合畢弘賢曰題筆陣圖一章及鳳尾諾故事原誤寫不少據本書改正。”²¹⁾由此可见，群书类从本系统的《才葉抄》被进行过校订，是根据江户时代的学者、幕臣屋代弘贤²²⁾（1758年～1841年）的藏本校订的。

在日本学者的先行研究中，也有关注《才葉抄》中引用的中国古典的文章。如黑田彰子的《才葉抄の伝本について—筆体抄、筆法才葉抄に及ぶ》，其中也有对引用的中国古典的探讨，但学者黑田彰子主要是对在日流传的鹤见大本、龙门本及群书类从本三个不同系统的传本进行比较，并没有进一步对引用来源的中国文献进行分析。

所以，为探究所引用的中国古典是否合理，引用书论的内容表达含义是否准确以及对引用出处的进一步分析，本文试对《才葉抄》原文中出现的四处中国古典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

16) 《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第四百九十四卷，东京 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59年7月，《才葉抄》150页-151页。

17) 注16《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1页。

18) 注16《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1页-152页。

19) “岁”中国汉字，同“歳”，《古今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595页。

20) 注16《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3页。

21) 注16《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4页。

22) 《國史大辭典》第14卷，吉川弘文館，1993年，48页。

1. 《才葉抄》中出自中国古典《太平御览》²³⁾ 的引用

在《才葉抄》所引用的中国古典里，其中一部分的引用藤原教长在文中明确提到，是通过阅读中国书籍《太平御览》得知的。《太平御览》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类书，成书于宋代，由李昉（925年～996年、北宋的宰相、文学家）奉皇帝敕命主领编纂。编修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于太平兴国八年（983）编纂完成，前后共历经六年时间。关于书的命名，最初有两种说法，一是《太平总类》，另一是《太平编类》。之后由于宋太宗亲自御览此书，遂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共1000卷，分为55部。相关记载如下“是书本身之分部，据《玉海》为五十有四，实为五十有五。各部名目大抵承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其他各类书而来……”²⁴⁾ 同时，《太平御览》记载了大量宋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对如今研究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北宋年间，《太平御览》是严禁流传出中国的重要书籍，所以如今学界一般认为《太平御览》是高仓天皇时期的治承三年（1179）传到日本的。下面是一些相关的记载。

在日本的《山槐記》²⁵⁾（笔者不详）中有如下记载：“治承三年二月十三日辛丑 天陰、算博士行衡來云、入道大相國可被獻唐書於內云々、其名太平御覽云、二百六十帖也、入道書留之、可被獻摺本於內裏云々、此書未被渡本朝也。”²⁶⁾ 其中“此书未被渡本朝也”证明了此次献书是《太平御览》第一次出现在日本。

另外，治承三年（1179）十二月、《山槐記》又记“十四日丁酉……送物、太平御覽……”²⁷⁾ “十六日己亥、天晴、今曉東宮行啓于外祖父入道太政大臣八條亭……有御送物、摺本太平御覽、（此書總數三百卷也、卷三帖裏之、不入筥、自大宋國送禪門、未渡本朝書也。）……”²⁸⁾

河添房江的《平家一族と唐物》中也有相关记载“治承三年（一一七九）、来航した宋船が『太平御覽』の摺本（印刷した本）三百冊をもたらしたので、清盛は早速、購入したのである。そして副本の写本を作った上で、元本を内裏に献上しようとした。”²⁹⁾ 也可证明《太平御览》传来时间应为治承三年（1179）。

文應元年（1260）四月二十二日，在日本《妙槐記》（笔者不详）中也有记载“今日或宋客持來太平御覽一部千卷……此書者平家入道大相國（清盛）、始渡取之。近高倉院以來連々宋人渡之、方今者我朝及數十本歟……”³⁰⁾

此外，严绍璽在其著作《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³¹⁾ 中表示，《太平御览》现存的最早版本，

23) (宋) 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5年10月。

24) 钱亚新《〈太平御览〉索引》商务印书馆，5页。

25) 《增補 史料大成》册26至册28（山槐記一至山槐記三），临川书店，昭和五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975年）再版。

26) 《增補 史料大成27 山槐記二》临川书店，昭和五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975年）再版，225页。

27) 注26《增補 史料大成27 山槐記二》，325页。

28) 注26《增補 史料大成27 山槐記二》，327-328页。

29) 河添房江《平家一族と唐物》東京学芸大学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系 I 第61集（2010），163页。

30) 《增補 史料大成33 妙槐記》临川书店，昭和五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975年）再版，196页。

31) 严绍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

今藏于日本的静嘉堂文库。

通过以上的文献可以明确一点,《太平御览》应是在1179年传到日本的。但是《日本史大事典》中的“太平御览”条出现了不同的解释:“日本での初見は藤原頼長の「台記」康治二年(一一四三)九月二十九日条で、頼長が太宗にならって通読を志し、この日一三八卷まで進んだが…中山忠親の「山槐記」治承三年(一一七九)十二月十六日条にも見え、宋刊本が輸入され、学問に関心を持つ貴族の間で閲覧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³²⁾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里的记录便显示出藤原赖长在1143年就已经读过《太平御览》,那么《太平御览》传到日本的时间就不是1179年,甚至早于1143年。但由于1179年宋刊本被输入进日本,所以藤原赖长读过的《太平御览》就并不一定是宋刻本,而是抄本或者其他形式的可能性更高。但是,根据《台記》原文“廿九日癸未…見御覽卷第一百卅八了。”³³⁾ 又可以发现,原文的记录中并不是“太平御览”而是“御览”,而且之后的原文也一直是“御览”,所以1143年藤原赖长读过的“御览”是否是《太平御览》这一问题尚不清楚,不能推断《太平御览》传入日本的时间早于1143年。

下面是群书类从本系统的《才葉抄》的原文,这两条内容中含有被引用的中国古典,原文如下。

[30条] “眞の物は第一の大事也。唐人は、先是を習ふ也。……故に太平御覧には、骨多肉少は筋書。肉多骨少は墨猪。力多して筋ゆたかなるは聖也。力なく筋なきは病なりと云々。”³⁴⁾

[31条] “物を書には能々心を調て思量すべし。荒書事なし。猶々可存事。太平御覧には。軍陣に向て可成合戦思也云々。又雲。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師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研墨。凝神靜思。豫想字形之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云々。一番に可知也。”³⁵⁾

以上的画线部分便是其引用的中国古典,该两条引用内容均是出自《太平御览》。这部分内容记载在《太平御览》卷七四八、工艺部五、“书中”最开始的部分。以下是《太平御览》的原文揭示。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³⁶⁾ 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于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

32) 《日本史大事典》第四卷,平凡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大隅和雄“太平御览”条,561页。

33) 《増補 史料大成23 台記一》临川书店,昭和五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975年)再版,台記卷三,98页。

34) 注16《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0页-151页。

35) 注16《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1页。

36) “圖”同“图”。《古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916页。

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³⁷⁾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湏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³⁸⁾

画线部分是被《才葉抄》进行引用的部分。

虽然《才葉抄》引用了《太平御览》记载的内容，但是可以发现，《才葉抄》的引用顺序和《太平御览》原文的记载顺序是相反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理由，首先，《才葉抄》整篇并不是连续的，全文共分为48条，每条在开头处都使用符号“一”来标注。其次，条项间的内容是相互独立的，虽然内容都和书法相关，但是前后并不具有关联性。此处《才葉抄》引用的两段内容分别在其第30条和第31条两个条项中，第30条是关于书法审美标准的叙述，第31条是关于创作方法的个人心得，两条内容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虽然《才葉抄》的引用顺序与《太平御览》的记载顺序不一致，但其表达的意义是相同的，对后人理解《才葉抄》的内容没有影响。

《才葉抄》第30条画线部分的意思是“(一个字)如果骨多肉少便是筋书，(一个字)肉多骨少就是墨猪了。力量感强且劲瘦有力的筋书为佳，无力且缺乏筋骨的字不好。”用现代日语翻译如下“(一つの字は)骨が多くて、肉が少ないのは筋書であり。(一つの字は)肉が多い、骨が少ないのは墨豚であり。力感が強い字は良く、力がなくて骨が足りない字は悪い。”

此处内容，意在告诉学书者一个基本的审美标准。出自传是中国东晋时期卫夫人（卫铄）所作的书论《笔阵图》。卫铄，东晋著名女书法家，是书圣王羲之早期学书的老师。（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其“善钟法、王逸少之师。”³⁹⁾张怀瓘《书断》中也提到“右军少常师之。”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自古学界对《笔阵图》的作者是否为卫夫人便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此篇是后人的伪作。以下是有关《笔阵图》作者的相关文献记载。

（唐）孙过庭（646年～691年）《书谱》中“疑是右军所制。”⁴¹⁾

（唐）张彦远（815年～907年）《法书要录》中“晋卫夫人笔阵图。”⁴²⁾

（宋）朱长文（1039年～1098年）《墨池编》中“书论 王羲之。”⁴³⁾此处作者将“笔阵图”写成了“书论”。

37) (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5年10月，第4册，卷748，工艺部5，书中，3318页。

38) 注37 (宋)李昉《太平御览》，3318页。

39)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9月，卷一，《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14页。

40) 注39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瓘书断中，276页。

41) (宋)陈思《书苑菁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0月，卷第八，孙过庭《书谱》，307页。

42) 注39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5页。

43) (宋)朱长文《墨池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8月，卷第二，笔法一，《书论四篇》，52页。

（宋）陈思（生卒不详）《书苑菁华》中“晋卫夫人笔阵图。”⁴⁴⁾

余绍宋（1882年~1949年）《书画书录解题》中“其为六朝人所伪托殆无可疑。”⁴⁵⁾

（日）中田勇次郎《中国书论史》中“……内容の上からは伝授書道の類であり、文章も六朝人に似ていない。……ただこの中にも、古い伝統に根ざした記事はあってもふしぎではなく、この点ではかならずしも一概に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として排撃するには当たらないであろう。……後世への影響の少なからぬものがある。”⁴⁶⁾

所以，不论《笔阵图》的作者是谁，其内容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正如中田勇次郎所说，此篇书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关于“骨”和“肉”两个概念的理解，《笔阵图》在前文中也有云：“善笔者多骨，不善笔者多肉。”⁴⁷⁾也就是所谓的字的力量感。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作者在《才葉抄》中并不是直接将中文文献引用过来，而是将中文原文翻译成了日语，由此可见作者对此处引用的意思理解是很有自信的。

因为《才葉抄》的这个部分作者是直接用日语翻译后叙述的，在理解上没有明显错误，所以本文省略与《太平御览》的原文对比，不做更多赘述。

《才葉抄》第31条的画线引用部分是关于创作方法的心得体会，为了更加方便解说，遂将书法比喻成排兵布阵：“纸就像是阵地，笔像是刀剑的套子，墨像是盔甲，砚像是城池，（书写的）能力像是将军，心中的情感像是副将，字的结构像是谋略，飞扬的笔画像是凶吉，变化像是号令，使转提按像是杀戮，如果要进行创作，先研墨，然后凝神静心思考，预先想好字的形态，大小俯仰，轻重提按等，使字势章法连贯，先想好再下笔进行创作。”将书法中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比喻成战争中的具体事物，更加通俗易懂的告诉学书者应该如何创作。

此处引用的内容出自中国东晋时代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王羲之，史称王右军，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各个时代的书家都对其有极高的评价。（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有这样的记述：“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⁴⁸⁾

以下是《才葉抄》第31条中所引用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部分和《太平御览》原文的比较，整理内容详见表3。

44) 注41（宋）陈思《书苑菁华》卷第一，书法上，40页。

45)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卷九，第九类，伪托一，书部，570页。

46)（日）中田勇次郎《中国书论大系》二玄社，第一卷汉魏晋南北朝，1982年5月10日，《中国书论史（一）》21页。

47) 注39（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晋卫夫人 笔阵图》，6页。

48) 注39（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宋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15页。

表3 《才葉抄》引用部分和《太平御览》原文的比较

编号	《才葉抄》	《太平御览》	差异
1	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曰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	缺少“王”、“後”
2	夫紙者陣也	夫紙者陣也	没有差异
3	筆者刀稍也	筆者刀稍也	没有差异
4	墨者釜甲也	墨者釜甲也	没有差异
5	水硯者城池也	水硯者城也	增加“池”
6	本師者將軍也	本領者將軍也	本師 / 本領
7	心意者副將也	心意者將副也	副將 / 將副
8	結構者謀畧也	結構者謀畫也	結構 / 結構 ; 謀畧 / 謀畫
9	颺筆者吉凶也	颺筆者吉凶也	没有差异
10	出入者號令也	出入者號令也	没有差异
11	屈折者殺戮也	屈折者殺戮也	没有差异
12	夫欲書先研墨	夫欲書者先於研墨	缺少“者”、“於”
13	凝神靜思	凝神靜思	没有差异
14	豫想字形之大小	預想字形大小	豫 / 預 ; 缺少“之”
15	偃仰平直振動	偃仰平直振動	没有差异
16	令筋骨相連	令筋脉相連	筋骨 / 筋脉
17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没有差异

表3将引用的内容共分为17句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到, 17句中有些存在传写中的偏差, 其中9句没有差异, 8句有缺字或用词变换的现象。详细分析如下。

其中编号1、编号5和编号12的差异对文意理解没有影响, 不做过多分析。

编号6中《太平御览》原文为“本領”而《才葉抄》的引用写为“本師”。首先“本”和“本”两个字便不同。“本”有两个意思, 一是快速前进, 二是同“本”。在这里根据上下文判断是同“本”的意思, 所以《才葉抄》的引用将其写成“本”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字意。但是, “本領”的意思是能力、技能, 而“本師”的意思是自己的老师, 意思有明显区别, 可能是引用时的误写, 对学习《才葉抄》的后人来说会在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偏差。

编号7中“副將”和“將副”两字的顺序颠倒了, 不过由于意思没有改变, 所以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

编号8中, “構”为“構”的异体字, 意义相同。“謀畧”和“謀畫”的差异对文意的理解没有影响。

编号14中, 《太平御览》的原文为“預想”, 而《才葉抄》中却写为“豫想”。根据《汉语大词典》上的释义, 因为两者都有“预备, 事先做准备”⁴⁹⁾的含义, 故而对原文的理解也没有影响。

最后是编号16, 在《太平御览》中写为“筋脉”, 但是在《才葉抄》中写为“筋骨”。“筋脉”和“筋骨”虽然在意义上有一些差异, 但是此处作者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根据上下文可知是指书

49) “预想”: 预先推想或测定。指事前的推想。《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上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77页。

“豫想”: 预料; 事前推想。《汉语大词典》第十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41页。

法创作中要使章法连贯，所以在全文的理解上也没有错误。

《太平御览》是北宋时期编纂的类书，而《笔阵图》和《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均是传为东晋时期所作的书论，由于东晋至北宋的年代相差较远，所以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抄写的失误或者出现不同的版本。故而为了探究《才葉抄》所引用的书论内容是否和中国更早时期的文献记录相一致，以下，将对中国更早期的文献进行探讨。

唐代末期的学者张彦远官至大理寺卿，其所著《法书要录》⁵⁰⁾是如今研究书法的重要史料，《法书要录》是一部汇集了从汉代至唐代的书法资料总集。全书共10卷，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书法论著方面的特集。以下是《法书要录》中所记载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的原文。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鍤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卒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⁵¹⁾

以下，将《太平御览》中收录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和唐代张彦远所撰《法书要录》的内容进行对比，对比详见表4。

表4 《太平御览》和《法书要录》中所记《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对比

编号	《太平御览》	《法书要录》	差异	《才葉抄》
1	夫紙者陣也	夫紙者陣也	没有差异	夫紙者陣也
2	筆者刀稍也	筆者刀稍也	没有差异	筆者刀稍也
3	墨者鍤甲也	墨者鍤甲也	没有差异	墨者鍤甲也
4	水硯者城也	水硯者城池也	缺少“池”	水硯者城池也
5	卒領者將軍也	心意者將軍也	卒領 / 心意	本師者將軍也
6	心意者將副也	本領者副將也	心意 / 本領；將副 / 副將	心意者副將也
7	結構者謀畫也	結構者謀略也	謀畫 / 謀略	結構者謀畧也
8	颺筆者吉凶也	颺筆者吉凶也	没有差异	颺筆者吉凶也
9	出入者號令也	出入者號令也	没有差异	出入者號令也
10	屈折者殺戮也	屈折者殺戮也	没有差异	屈折者殺戮也
11	夫欲書者先於研墨	夫欲書者先乾研墨	於 / 乾	夫欲書先研墨
12	凝神靜思	凝神靜思	没有差异	凝神靜思
13	預想字形大小	預想字形大小	没有差异	豫想字形之大小
14	偃仰平直振動	偃仰平直振動	没有差异	偃仰平直振動
15	令筋脈相連	令筋脈相連	筋脉 / 筋脈	令筋骨相連
16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没有差异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表4 共分为16句，其中10句相同，6句存在差异。

50)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9月。

51) 注39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7-8页。

编号4缺少的“池”字对文意理解没有影响。《才葉抄》和《法书要录》的记载相同，和《太平御览》不同。

编号5和编号6的部分有明显差异，由于“心意者”和“本領者”的顺序颠倒了，所以在文意理解上发生了改变。最大的差异是学书者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心意”和“本領”哪一方更应受到关注这个问题。在《法书要录》中将“心意”比作为将军，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本領”在于其次。《太平御览》中的记录则正好与之相反，认为“本領”是更为重要的。再对比《才葉抄》的原文，此处《才葉抄》与《太平御览》的记载相同。“將副”和“副將”的字序颠倒不对文意产生影响。

如今，在中国能找到的最早关于此段的文献记录就是《法书要录》上的记载。不过唐代韦续撰写的《墨藪》中也是“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⁵²⁾与《法书要录》的记载相同。另外，在《太平御览》之后成书的北宋朱长文的《墨池编》⁵³⁾和南宋陈思的《书苑菁华》⁵⁴⁾中也可看到和《法书要录》一致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孙猛在其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有以下的考证：“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亦見唐韋續《墨藪》卷一，題《用筆陣圖法》，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此條相合。今日本存舊鈔本釋希一《筆勢集》引及此書，題亦作《用筆陣圖法》內容近似上引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案：詳本書0274）。《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書往往可與佚存書相呼應，故當時傳入日本者蓋題《用筆陣圖法》，謂王羲之撰也。此條題《用筆陣圖碑》即後世所傳《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也。”⁵⁵⁾

上段所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原名为《本朝见在书目录》，世传为宽平年间（889年～898年）编纂，是日本最初的汉籍综合目录。编纂者为平安时代初期的儒学家藤原佐世（847年～897年）。

通过以上论证，可以推测编号5和编号6的部分是《太平御览》的记载有误，而这个误写也影响到了《才葉抄》。

编号7中，“謀畫”和“謀略/畧”的区别对文意的理解没有影响。此处《才葉抄》和《法书要录》的记载相同，和《太平御览》的记载不同。

编号11这部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法书要录》中的记载是“夫欲書者先乾研墨”，“乾”也作“干”，意义相同，有干燥、枯竭、白白地等意思。而《太平御览》中为“夫欲書者先于研墨”，明显是一个抄写上的错误，将“乾/干”误写成“于”。再对比《才葉抄》的原文，则是直接省略了此字。

编号15中，“脈”为“脉”的异体字，意义相同，所以在文意的理解上也没有影响。

52) (唐) 韦续《墨藪》中华书局，《用笔阵图法》，第九，28页。

53) 注43 (宋) 朱长文《墨池编》卷第二，笔法一，《笔阵图》，47页。

54) 注41 (宋) 陈思《书苑菁华》卷第一，书法上，44页。

55)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考证篇十小学家，0277用笔阵图碑一卷，433页。

2. 《才葉抄》中出自中国古典《南史》⁵⁶⁾ 的引用

《才葉抄》中所引用的中国古典，也有来源于中国五代时期南朝史书的文献。《南史》是中国历代的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中的一部。由纪传体80卷、本纪10卷、列传70卷组成。内容包括从宋武帝刘裕的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的祯明三年（589），历经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记述。其撰写者为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其生卒年月不详。

以下，是《才葉抄》原文的揭示。

[43条] “手習に貧福を不思。又我も書人に物を書せんにも。能々入木の道をば可進也。されば南史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年四歳。好學書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書。五歳。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⁵⁷⁾

这个部分为《才葉抄》的第43条，意在告诉学书者书法的学习不分贫穷与富贵，只要专心习字，即使家中贫寒也可以参悟书法中的“入木の道”。《才葉抄》引用的部分为上記画线处，因为引用来源为《南史》，所以文中的“高帝”指的是齐高帝萧道成。整段引用部分的意思是“江夏王（萧）锋，字宣颖，是高帝（萧道成）的第十三个儿子。（萧锋）四岁时，喜欢书法但是没有纸札，便倚靠在井栏边写字，纸写满了就（用水）洗掉，然后再写。（萧锋）五岁时，高帝让（萧锋）模仿凤尾诺，一学就很像，高帝非常高兴，就赏赐了玉麒麟并说，麒麟赏凤尾矣”。

文中的“凤尾诺”指古代帝王批示笺奏时所写的“诺”字，因字形如凤尾而得名。（唐）陆龟蒙《说凤尾诺》中有相关解释“或問余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則曰諾、猶漢天子冑臣下之奏曰可、鳳尾則所諾之箋文也。”⁵⁸⁾

下面，是《南史》中关于这部分原文。

（唐）李延寿《南史》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三、齐高帝诸子下。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歳。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歳，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⁵⁹⁾

56)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11年。

57) 注3《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3页。

58) 《丛书集成续编》第1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唐）陆龟蒙《笠泽丛书九卷附考一卷》笠泽丛书卷八 补遗“说凤尾诺”，65页。

59) 注56 (唐)李延寿《南史》第四册，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三，齐高帝诸子下，1088页。

画线处为《才葉抄》中出现的部分，可以发现，作者并没有将《南史》中的记载全部引用，而是省略了一部分内容，这与《南史》只是记载相关史料而并非有表达作者观点的内容有关。但是，通过阅读被省略的部分，有助于更准确的理解原文，比如“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这部分就解释了为什么萧锋身为江夏王，齐高帝的儿子却家中贫寒，学书无纸札。

以下，是《才葉抄》引用处和《南史》原文的对比，对比内容详见表5。

表5 《才葉抄》引用处和《南史》原文的比较

编号	《才葉抄》	《南史》	差异
1	江夏王鋒	江夏王鋒	没有差异
2	字宣穎	字宣穎	穎/穎
3	高帝第十三子也	高帝第十二子也	十二子/十三子
4	年四歲	時年四歲	缺少“時”
5	好學書無紙札	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	缺少“性方整”、“張家”
6	乃倚井欄為書	乃倚井欄為書	没有差异
7	書滿則洗之	書滿則洗之	没有差异
8	已復書	已復更書	缺少“更”
9	五歲	五歲	没有差异
10	高帝使學鳳尾諾	高帝使學鳳尾諾	没有差异
11	一學即工	一學即工	没有差异
12	高帝大悅	高帝大悅	没有差异
13	以玉麒麟賜之曰	以玉騏驎賜之曰	麒麟/騏驎
14	麒麟賞鳳尾矣	騏驎賞鳳尾矣	麒麟/騏驎

表5共分为14句，其中7句一致，7句存在差异。

编号2中的“穎”古时同“穎”，不影响理解文意。

编号3的差异需要详细叙述，关于江夏王萧锋的身份出现了不同的记录。《才葉抄》的引用中，萧锋是高帝的第十三个儿子，而《南史》中却是高帝的第十二个儿子。《南史》前文有载：“齐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献王嶷、谢贵嬪生临川献王映、长沙威王晃、罗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陆修仪生鄱阳王鏘、晋熙王铄、袁修容生桂阳王纘、何太妃生始兴简王鑑、宜都王铿、区贵人生衡阳王鈞，张淑妃生江夏王鋒、河东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阳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⁶⁰⁾可以发现记录下姓名的王有14人，武帝1人，再加上早亡的皇子4人，正好一共19人，与“齐高帝十九男”的记录相吻合。且记载有写第十三皇子早亡，所以萧锋是高帝的第十二子的可能性更大。

《南齐书》中也有“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⁶¹⁾的记录，且此部分有相关注释：“太

60) 注56 (唐) 李延寿《南史》第四册，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二，齐高帝诸子上，1059页。

61) (梁)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17年8月，第二册，卷三十五，列传第十六高十二王，700页。

祖第十二子『十二』，原作『十三』，據南監本、殿本、局本、南史卷四三齊高帝諸子下江夏王鋒傳、冊府卷二七九宗室部改。按本傳敘云『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明『三』乃『二』字之訛。”⁶²⁾ 都证明《才葉抄》中“高帝第十三子”可能是错误的。

编号4、编号5以及编号8中的缺字现象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

编号13和编号14中出现了“麒麟”和“騏驎”的差异。“麒麟”是古代神兽的名字，代表着“祥瑞”，也比喻杰出的人才。高帝赏赐玉麒麟或许也有称赞萧锋杰出的意味。而“騏驎”有两个解释，一是骏马的名字，二是同“麒麟”。这两个解释无论是哪个都对文意理解差异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览》中也有萧锋身份的相关记载。以下是《太平御览》中有关此处的原文。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四歲好學書。畜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⁶³⁾井欄爲書之。滿則洗之。已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去窓塵。而就塵書。帝嘗使學鳳尾詔。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尾矣。”⁶⁴⁾

关于首句的“宋书曰”应该是一个记录上的错误。首先，《宋书》中并没有上述的记载。其次，萧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齐高宗的儿子，从时间上来说，南北朝时的宋早于齐，所以《宋书》中不可能出现与南齐历史有关的记载。

以上，《才葉抄》的引用部分与《南史》记录有差异的几处，比如《才葉抄》中萧锋的字的写法为“宣穎”，其身份是高帝第十三子，以及下文“麒麟”的写法，这些与《南史》中记载有差异的地方，却和《太平御览》中的记录一致，又由于在《才葉抄》中也确实有文献的引用来源于《太平御览》，故推断，此处引用的关于萧锋的内容，作者也参考过宋书《太平御览》。

3. 《才葉抄》中出典不明的引用

首先，揭示《才葉抄》的原文。

[34条] “手を習ふには。本の筆使意趣をこのろへずして只學び。又習たる文字計をおぼえては。不習字はかゝれざる也。大旨だにも得つれば。自然に似事也。手本の意趣を心得事は。未練の時は難知。先達に可習也。手跡にて人の心の程は被知也。されば相構て異様に不可書。故に本文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と也。”⁶⁵⁾

画线处是引用的中国古典，此部分的引用与前两处不同，作者并没有说明引用的出处，甚至

62) 注62 (梁) 萧子显《南齐书》第二册，卷三十五，列传第十六高十二王，705页。

63) “倚”：靠着。古代的异体字。《古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270页。

64) 注37 (宋) 李昉《太平御览》第4册，卷747，工艺部4，书上，3315页。

65) 注3《群书类从》第二十八辑，《才葉抄》，153页。

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处引用，但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故事。

（五代后晋）刘昫（887年～946年）《旧唐书》⁶⁶ 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五，有载：“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⁶⁷

唐穆宗在位期间，曾问柳公权怎样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于内心，内心正直才能将笔用好。柳公权提出了一个与思想道德相结合的审美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品，首先作者心中要有正确的道德规范。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柳公权在唐朝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同样还是当朝的名臣，所以柳公权在此处的回答，并非单纯的指书法中的艺术范畴，还带有相当明显的政治意味。意在告诉唐穆宗身为帝王的准则，在回答书法用笔问题的同时，也在劝谏皇帝。而在《才葉抄》中，此处的引用并没有表达这种政治意味，而是单纯的在探讨学书方法和审美标准。引用此段文献，意在证实前文所说的学书不能只学其形状，还要理解所学范本或前代名家的内心，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学书，所以用笔的根本在于内心精神。

和此典故相关的文献有以下各典籍。

（宋）陈思《书小史》卷第十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第四百五十四人事部九十五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五文部二十一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第七百四十七工艺部四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

（宋）吴淑《事类赋》卷第十五什物部

（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卷第四十九上

（宋）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第十二书法部

除以上书目之外，《墨池编》等中也出现了“心正则笔正”的记录，但前句的叙述稍有不同，或将“用笔在心”省略，或将“用笔在心”用其他的语句代替。因为《才葉抄》中的内容为“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と也。”故上表只总结了完整记录“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书目。又因为《才葉抄》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书论，也就是同时期的中国宋朝时期，故宋朝以后的记录不做赘述。

如今可查证的此典故的最早记录便是五代时期刘昫所撰《旧唐书》，唐代颜真卿撰《颜鲁公文集》中也有此记录，但因为内容有残缺所以无法准确判断。虽然《才葉抄》中并没有说明引用来源，但作者很可能阅读过以上书籍，又因为《才葉抄》中有来源于宋书《太平御览》的中国古典，

66) (后晋)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67) 注67 (后晋) 刘昫《旧唐书》第十三册，卷一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五，4310页。

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记录在《太平御览》卷第四百五十四人事部九十五、卷第六百五文部二十一、以及卷第七百四十七工艺部四的三个地方都可看到，故推断，《才葉抄》这部分引用也是参考《太平御览》的可能性最大。

表6 《太平御览》中出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章节

编号	章节	内容
1	卷第四百五十四、人事部九十五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遷左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 <u>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u> ”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⁶⁸⁾
2	卷第六百五、文部二十一	唐書曰：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 <u>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u> ”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⁶⁹⁾
3	卷第七百四十七、工藝部四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 <u>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u> ”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⁷⁰⁾

上表总结了《太平御览》中出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三个地方，其中编号1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缺少“笔”字，推测是《太平御览》出现了误写。而《才葉抄》引用的部分，可能是参考了其中的卷七百四十七、工艺部四处。

四 结语

以上，分析了日本书论《才葉抄》（群书类从本）中第30条、第31条、第34条、第43条四处引用的中国古典，发现在文献传播过程中存在误写的现象。其中第31条“心意”和“本领”哪个更为重要是较大的差异，由于改变了原本文意，所以对后人学习易造成一些阻碍。而这种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条书论传播到日本之前，在宋书《太平御览》中就已经出现了误记。

此外，第43条中关于江夏王（萧）锋的身份，《才葉抄》的记录和其所记的引用出处《南史》并不一致，但是经过分析，《南史》的记录应该更为确切。后又对比《太平御览》中此段的记录，发现《才葉抄》的引用和《太平御览》一致，所以推测《才葉抄》第43条的引用部分并不是参考了《南史》的单行本，而是参考了同样在《太平御览》中记录的关于江夏王（萧）锋的记述。然

68) 注37 (宋) 李昉《太平御览》第2册，卷454，人事部95，谏诤4，2090页。

69) 注37 (宋) 李昉《太平御览》第3册，卷605，文部21，笔，2721页。

70) 注37 (宋) 李昉《太平御览》第4册，卷747，工艺部4，书上，3316页。

而《太平御览》此段的记录也出现了偏差，将萧锋第十二子的身份和早亡的第十三子混淆了。

关于第34条中出典不明的书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引用，因为在《太平御览》中有三处都记载了此书论，所以《才葉抄》的作者通过阅览《太平御览》得知此书论的可能性很高。

综上所述，《才葉抄》中所引用的中国古典与宋书《太平御览》有着密切关系。虽然《太平御览》中存在一些误写，但书论的文意还是较为完整的传入日本，由此也能看出中国书论确实对日本书论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平御览》作为一部大量收集宋代以前文献的类书，不仅补充了中国的历史文献，对海外的文化传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太平御览》作为官方主持编订的类书，其内容经过了当时名臣或学者的考证，比起私人编修的书籍，其正确度、可信度更高。虽然与同时期流传的其他宋书比较也有地方存在差异，但是对于海外的受众来说，是一部更加值得参考和学习的经典。基于以上几点，本文进一步确认了《太平御览》传到日本的时间，其传入时间也与当时《才葉抄》的创作时间相符。

《才葉抄》中除了对中国古典进行原文引用的四处，还有未引用中国古典原文，却体现着中国古代书论思想的地方。如《才葉抄》第3条和第6条讨论字的结构的内容，虽然没有引用但是其内容却和中国古典《欧阳询三十六法》所述思想近似，都要求字的结构要和谐，单字的左右部分要注意相让，才能尽善。《才葉抄》第4条说书写时毛笔要蘸饱墨，这与姜夔《续书谱》中所说也很近似。此外，由于日本的假名融入了中国草书的字形，所以在书写时有相通之处，中国书论中很多关于草书的观点，于假名书写上也有指导作用。《才葉抄》第30条中还提到了欧阳修的名字。欧阳修是中国北宋的文学家，他虽然不以善书名世，但是在其所书的《集古录跋尾》中，出现了很多影响中国北宋书坛的重要书论观点，而《才葉抄》中提到他的名字，证明当时日本的书坛对欧阳修的书论思想是有一定了解的。这些《才葉抄》中没有引用中国古典，却反映着中国书论思想的条目，也显示着日本书论《才葉抄》接受到了中国书论的观点，中国书论的思想确实出现在当时的日本书法界，被日本书家所接受。

以上，是对日本书论《才葉抄》中引用的中国古典所进行的探究。